

刘秀，史称光武帝，他创立东汉，向称光复汉室。他虽然姓刘，是刘邦的第九代，但到了刘秀兄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败落平常，毫无金枝玉叶的排场了。刘秀到长安也就是如今的西安读书，成为太学生，家境并不宽裕，要靠他叔叔的资助，因为他父亲去世得早，生前也就是南顿县令，县处级干部而已。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刘秀在读书之余，当然要操心生计与学杂费。他在长安街头转悠，发现了商机，可以把蜂蜜之类的商品，从门东贩卖到门西，赚一个差价，自己的生活费也就解决了。如何把货物驮拉而去呢？靠自己徒步行走，有点太费力气了，在时间上也不大经济。那个时候，也没有自行车，更遑论电动车了。刘秀就买了一头小毛驴。小毛驴温顺听话，不像牛，食量太大，也不像马，过于娇贵，而骡子，也太庞然大物，不好驾驭。利用这头小毛驴，刘秀在这个期间，忙乎得够呛。后来，几个同学也一起来参与，大概就有邓禹、强华、严子陵等人。刘秀从西安毕业，回到家乡，又在农闲时节，从白水乡到宛城集粮，应该与在西安的这次利用小

毛驴经商有关。至于有些历史学家据此而说刘秀是一位大商人，则有点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了。小本生意，为稻粱谋而已，至于要成为陶朱公做到如今马云这样的局面，他大概没有这样的宏图大略。刘秀参加哥哥刘縯的队伍，作为座骑的，不是马，而是一头牛。

与刘秀这个皇帝一样，萧衍虽然偏居江南，取萧齐而代之萧梁，直接动因则是他的哥哥被无辜冤杀。萧道成与萧衍的父亲是族兄弟，俩人同一个曾祖父，他们都是淮阴令萧整的后裔。但萧衍开基立业，虽然他也打过仗，但比起刘秀十几年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则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刘秀的团队当然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凝聚力极强，所谓云台二十八将的这些人基本上被刘秀得以妥善保全了。萧衍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子侄，还有当年在萧齐时代的所谓竟陵八友的一帮人，如范云、沈约等。陶弘景是萧衍的发小，很受萧衍的信任与器重，有山中宰相之誉。但萧衍做了皇帝之后，初期还是很有政绩，也比较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但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就远没有刘秀处理得妥当得体。刘秀更换皇后，变更太子，都是很大的事情，



月光城 随笔

萧衍的骡子刘秀的驴

雷雨

但刘秀都平衡得比较好，没有出现什么乱子。萧衍的太子是萧统，著名的昭明太子。他死了以后，萧衍翻来覆去，最后立了萧纲，也引发了不少议论，甚至有人说应该立萧统的儿子他的皇太孙。但不管怎样，看结果，刘秀的接班人是刘庄，过渡得很好。萧衍则还没有来得及过渡，就招来了侯景之乱，他最后饿死在台城了。萧衍比刘秀虽然长寿得多，刘秀得年63岁，而萧衍则是85岁，但刘秀的生活质量政治安排，都要远高于萧衍。

刘秀是太学生，多年战争之后，避谈战事，大兴儒学，与自己的战友们也多谈文事，身体力行，倡导天下。萧衍本就雅好文墨，吟诗作赋，喜欢围棋。他还组织力量，编纂《史通》，因为他不满意班固《汉书》这种断代史的写法。很可惜，他的《史通》并没有流传下来，真是太遗憾了。而萧衍最为被人议论与诟病的，则是他对佛教的痴迷。萧衍不仅把自己出生的地方改为寺庙，也就是如今的光宅寺，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大建庙宇，南朝四百八十寺，大抵就是指这个时候。

萧衍又嫌不足，居然四次舍身入寺，让朝廷把他再赎买出来。这个寺庙，就是通泰寺。如此荒唐佞佛，动作夸张，显示虔诚，是否就能如其所愿皆大欢喜？据说，达摩自岭南来到建康，与萧衍一番交谈之后，大摇其头，就匆匆离去。萧衍觉得还有话要说，就极力追赶，不是玉辇，不是骏马，急切之下，牵了一头骡子，绝尘而来，到了幕府山间，被达摩运动法力，把骡子夹在山峰之间，而达摩则一苇渡江，飘然远去。这当然有点荒诞不经，不足为训。

刘秀的小毛驴是为了生计，脚踏实地，直面现实问题，不是凌空蹈虚的辩经论道。萧衍的骡子，是他荒疏国是，自我膨胀，任意胡为，陷于执念之后仍旧不思悔悟，还要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一时工具。啊，不是到黄河，这个吴翁老儿，到了晚年，梦想走捷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居然被侯景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想到长江边上看看幕府山的云树苍翠与燕子矶下的江水浩荡的机会都没有了，最后竟然是被软禁台城举步维艰饥寒交迫而死了。

《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煮茶》

唐·陆龟蒙

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
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
倾余精灵健，忽似氛埃灭。
不合别观书，但宜窥玉札。

据说茶饮开始于东晋，而茶与诗人结下深缘是在中唐。作为诗人，你来我往，分门别类地写茶诗，和茶诗，整天与茶具茶事切磋琢磨的，当属晚唐两位大诗人皮日休与陆龟蒙最为典型。

这两位诗人的名字，最初看到时觉得怪怪的，没少一笑。再一看，人家还并称“皮陆”，又是一笑。

文坛诗坛上的有些并称，只是名气上的相当，生活中是没有交集的。“皮陆”既是诗友，也是茶友。俩人在苏州相识后，每日以诗歌唱和，评茶鉴水，诗与茶的缘分日益深厚。

皮日休有《茶中杂咏》10首，分别咏了茶坞、茶人、茶笋、茶蠹、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瓿、煮茶10项茶具茶事，努力要把茶往精处研，往细处喝。这茶的功夫就是向内拓展的一个世界，外面的人把茶当水喝了，里面的人把茶喝成了极致人生。

《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煮茶》，是陆龟蒙和皮日休的一首茶诗，“袭美”是皮日休的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绣满了茶诗。呵呵。

陆龟蒙的煮茶诗八句，呈倒金字塔摆置，最引人的在上面。“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一下就把人的心给收去了。饮茶是讲究配置的，先是环境。要什么精舍、云林、松月下、花鸟间，总之要修洁美雅。饮茶是风景，环境不能煞风景。饮茶，不只是饮茶本身，它讲究烘云托月，饮茶就是这月。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唐代灵一法师，讲究的更高，在山顶白云间高饮，这仪式感够壮的，相比于庭院花树下，后者简直太土俗了，你接的是烟火气，人家接的是仙气。

陆龟蒙接的是松香。当年苏东坡在惠州时，也曾与友人野饮松下，还就近取材，煮了松黄汤。陆来到松间，是要煮那松上的雪。这就是对水的讲究了。我们都知道妙玉将梅花上的雪取下来煮水泡茶，这也是妙煮了。不过她将雪收到坛子里，埋到地



月光城 随笔

古诗里的茶

仇媛媛

下，像酿酒一样地窖藏，就让人怀疑水质了。仪式感过了头，就要减分。

松上雪，是自然中美与美的遇合，是精华与精华的贴心切磋，然后又被诗人的灵性切磋到诗里和生命里，饮茶饮的是境界。唐代李德裕能辨别长江不同段水的味差，这也是境界。

松是骨子里的香，也是骨子里的清，向来松是文人月亮里的那棵树。陶渊明辞官归来，园子都快荒芜了，可是“松菊犹存”，他尽日在园子里绕着一棵松漫步，仿佛这棵松一直在为他看守着什么。跟朋友在一起时，也是“班荆坐松下”，在松下铺点草就坐下了。白居易也绝，是“尽日松下坐”，好像他在为松看着什么。诗人与松的深缘，让你觉得陆龟蒙的坐松下，就不是坐树下那么简单了。

“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他开始煮茶了。那时比较讲究煮具，竹炉、茶蠹、茶鼎什么的。茶鼎里沸腾的水，被他称作“浪花”，他将茶鼎当做江海了，其实是说小小茶事里有

大宇宙，世界可小可大，完全取决于你的心胸，取决于你有没有想象力。

蓝英末，是茶的别名，很有美感的名字，蓝是颜色，英是花，“落英缤纷”“餐秋菊之落英”。欣赏诗的关键一点，就是联想。末，不是片茶，也不是芽茶，那时的茶是碾碎了煮的，专门配有茶碾。水沸时呈现各种各样的图案，饮之前是要观的，茶真是一个大观园。

第三联就是写饮茶的感觉了。最后一联大概说是说，这时不适合看别的书，但是看你（皮日休）的诗札，跟饮茶是绝配，回到和诗上来了，回到友情上来了，你不在，就让你的诗札代替你。

两个诗人都对茶事爱到骨子里，飞来飞去的诗札，也带着茶香了吧。

陆龟蒙在浙江湖州的顾渚山下，置有茶园一处，曾亲自进行茶叶生产实践和经营。通过对种茶、制茶、品茶、评茶、茶史文献等诸多亲身研究，日积月累，终于编成《品茶书》，即陆龟蒙版的《茶书》，可惜今已不存。